

發迹

上

[美] 格雷奧姆·馬斯特頓著



发迹

上册

(美) 格雷奥姆·马斯特顿 著

赵晖 峰枫 思源 译

文革 山杉 那涛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内 容 简 介

年轻的荷兰移民约翰怀揣着11美元和一颗迫切希望发迹的野心，来到得克萨斯。他使尽浑身解术，还是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走投无路之际，他结识了一位贵妇，他们密切往来，双入双出。贵妇的丈夫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向银行做保，贷款10000美元给约翰，做为绝交费。

约翰凭着这10000美元开始建造自己的帝国。

他先开了一个修理厂，后来到了新开发的油田，及其敏锐地抓住了新的契机——投资油田。从此他的财富迅速地增长，业务从石油扩大到航运、医药、酒店等领域，他从贫民变成了亿万富翁。但财富无情地冲击着人性。他心爱的女人成了他财富的牺牲品；为了保护财富他不得不与黑社会勾结，一个又一个地杀死妨碍他的人；他的子女、孙子女互相倾轧，或凶残无比或离经叛道……他辉煌的帝国大厦里飘出的是一曲无尽的哀歌。

1900 年

一个销魂的花园舞会

上流社会为疾病中的儿童捐献了 350 美元

上个星期六，弗朗克·爱德蒙兹先生在其私人住宅举办了一个灯火辉煌的花园舞会，250 位接受邀请的知名人士为布劳顿及近郊的病残儿童捐献了 350 美元 23 美分。

布劳顿的上流社会里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纽约来客——J·科尼利奥斯先生。他来此地的目的是做生意。

——《布劳顿观察报》1900 年 8 月 14 日

这是炎热的一天，令人窒息的热浪阵阵袭来，逼得人们从屋里出来，几步便踏上大街，一直走进斯卡利的小店，买一包豆子或是苏打什么的，要不就到卡尔维斯顿街拐角的小摊上去捞点便宜货。这时候衣服开始变得象蒸笼一样，粘在身上怪难受的，靴子也愈发地捂脚。于是你便会想起苏打冰激淋和柠檬雪糕的滋味，便想去豪伍德冷饮店阴凉的桌旁坐上一坐。

象豪伍德这样的冷饮店还没有第二个，它的经营者是一位象麻雀一样小巧玲珑的寡妇——格林太太。这位太太围着一一条浆硬的白围裙，在高高的柜台后面进进出出，把冰激淋盛在玻璃盘里，端给顾客。如果你需要的话，她还会向你透露点什么，在格林太太看来，冷饮店简直是一个传播故事的场所。

当泰妮特在这个八月的下午踏上豪伍德擦得很干净的地板时，店里已经坐满了人。阳光照进来，晒在身上并不热。人们交谈着，声音不高，却很热闹。格林太太一边往一块七层的草莓冰激淋上涂最后一层奶油，一边跟一个高大的男人说着话。那男人满脸是汗，穿着一件破蓝布上衣，裤子也打着补丁。

“小伙子，要是你想听我说几句，”她说，把最后一颗樱桃嵌在冰淇淋上面，“你就该到北边去，到哪个工厂找个活干。那儿的职业都是固定的，薪水也高。可这里，总是老样子。”

那人看上去并没有听，他正用干惯了力气活的粗糙手指头在柜台上画着什么。

“这些日子，”格林太太又说，“要是你打定了主意，就得学得精明一点。现在正是时候，你肩宽体壮，脑瓜子也不笨，可要是不学得精明点，第一步就得栽跟头”。

一股热风从敞开的店门涌了进来，墙上的日历被轻轻地掀起一角，在空中摆了几摆，上面的日期是：1900年8月13日。“泰妮特，”格林太太用她那沙哑的嗓音往门那边叫道，“我就知道你也会来消遣消遣”

的，反正是女主人付帐。”

这在她们二人之间早就是一个笑话了，而对那个满脸是汗的高大男人来说，则显然是个谜，他回头打量着泰妮特，好象她是一只深得宠爱的、对人欲行非礼的卷毛狗。

格林太太把手搁到他胳膊上，“天气这么热，”她解释道，“从家里去商店又刚好经过这里，这些年轻的女佣哪能经得住诱惑。”

泰妮特笑了笑：“天气是很热，格林太太。我想要一份葡萄干冰激淋，加点甜果汁，上面再来颗樱桃。这一路上我就跟进了蒸笼一样。”

“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不应该觉得热。”格林太太说着，挖了一勺寒气逼人的冰糕。一股黑葡萄发酵时的酸味散发出来，闻着还不错。

在她唠叨工夫，高大的男人把身子侧过来，紧盯着泰妮特。她肯定感觉到了他在看自己，因为她的脸上泛出了红晕，眼皮也垂了下去，但她没有看他。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穆勒尔夫人早就教过她在那粗鲁的汉子们面前该如何谈吐。可是泰妮特总觉得自己的嗓音就象一个脏乎乎的邮包，明明寄不出去，却还要找一个满意的归宿。

泰妮特 18 岁，是住在布蒙大街的穆勒尔家的女仆。镇上铁路区的人都称布蒙大街为“跑道”，因为那里有口色的栅栏，修剪得整齐而又美观的草坪和打扮得漂漂亮亮、东游西逛的年轻姑娘。穆勒尔夫人便是这些尽人皆知的女人中的一个，虽然她已经结了婚。她每年都要去休斯敦作两三次旅行，而且每回都要花几百美元置办时髦的服装，泰妮特听说春天她曾为了一件礼服花了将近 20 美元。然而穆勒尔先生对妻子的奢侈似乎并不介意。他比她大 10 多岁，大概他觉得自己财产相当的一部分应该属于漂亮配偶。他在第五大街跟别人合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生意兴隆。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富人。

泰妮特乐意为穆勒尔夫妇做事，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穿上带跟的皮靴，才 5 尺 4 寸。她有一张可爱的圆脸，客人们都愿意亲昵

地在她身上捏摸几下，尤其是酒过三巡之后。她长着一头细细的褐发，在宽沿的意大利草帽下飘逸。她的脸颊散布着雀斑，粉红色的嘴唇生得很别致。深蓝灰色的眼睛看什么东西都显得很好奇。奶油色的高级棉裙和粉红的德国亚麻布罩衫衬出她迷人的曲线。每当她蹦蹦哒哒地走过，那些工人都要打几声口哨，就连退了休的先生们也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欣赏一番。

豪伍德冷饮店里的这个男人显得更贪婪一些，他瞪着一双灰白的金鱼眼，死死地盯着泰妮特，以至于她心想是不是衣服没穿严实，或者鼻尖上有个难看的污点。他红色面膛，像德国人，然而他粗俗而愚钝的外表，却透着一股咄咄逼人的男人味，看上去他是个能替人排忧解难的人，能用宽阔的肩膀把陷进烂泥沟的马车扛出来。

他什么也没说。格林太太已经把泰妮特要的冰淇淋用盘子盛好了，又上面插了一把餐匙，泰妮特的脸还红着。她打开钱包，取出5美分放在柜台上。格林太太把钱收好，又找给她两美分。

“你得快点，泰妮特小姐，不然回去要挨骂的。谢天谢地，你没给我当用人。”

泰妮特冲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端起盘子朝她选好的一张桌子走去。那儿只有一个空位子，她不愿意让那个壮汉挨着自己，她低下头，尽量快地吃着，一时间，豪伍德冷饮店失去了魅力。她甚至不敢抬头，怕那家伙还盯着她不放。

和她同桌的有两个职员，她认出他们是第八街奥克拉姆斯百货商店里的，开始他们还谈论去哈内斯钓鱼，可没过一会儿，便毫不掩饰地品评起她来，根本没把她的存在放在眼里。也许她对这种挑逗已经习以为常了。

“你至少得承认一点，”其中一个说。“她穿得很时髦，尽管她是个厨子。”

“时髦？”另一个反问道，“她美得像一张画。哪个男人见了都喜

欢。”

没等吃完她便站起身，其实她是觉得这样做更象个大人，只有孩子和狗才舔盘底。她把木椅往后一推，拎起购物袋走了出去。她甚至都没跟格林太太告别，因为她怕那红脸男人还在看她。外面是热浪和骄阳，走在人行道上，仿佛从敞着炉门的炼铁炉前经过。

“幸亏，”她在心里说，“我是为一户有教养的人家干活，看看那男人的那副德行，他们就跟一群疯狗似的，只会围着漂亮姑娘团团转，他们如同野兽，在他们眼里，女人就跟一块生肉一样。”

拐过第八街后，她踏上了大街，走在木屋的阴影下，鞋跟敲打着人行道，长裙也随着步子摆动。一个骑自行车的送信的小伙子在经过她身边时朝她吹了声口哨，可她把下巴一扬，毫不理睬。她决定从此再也不跟男人们打交道。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管不着，可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她一边走，一边往商店的橱窗里打了一眼自己的身影。她看到一个小巧别致的姑娘，戴着高顶草帽，身穿鲜嫩的桃红色的罩衫。她挺了挺胸，以显得更高些。她深为自己的打扮感到自豪。

在第九大街的路口，她迟疑了一下，踏上干硬的街面，还没走出几步，左臂忽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她慌乱地扭过头去，惊叫了一声：“噢！”

是那个红脸的大个子。这个粗野的畜牲，居然敢在大街上对她无礼。泰妮特扯了扯袖子，高声叫道：“把手松开！你这个畜牲！”

那人却笑了，“来，”他松开手，“我们先过街吧。我可不愿意被哪个乡巴佬用自行车驮走。”

泰妮特把脸一昂，目不斜视地穿过街道，踏上对面的人行道。那人又抓住了她的胳膊，并拉得她转过身来。

“别碰我！”她喊着，使劲推开他的手。“要是你还纠缠不休，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往她面前一横，“听着，”他用不容驳斥的口吻说，“我并不想和你一起走。我只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就这些”。

泰妮特把头扭向一边，尽量显出生气的样子。实际上，她很想知道这个神秘的陌生人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如果你让我走，我会感谢你。”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陌生人把身子闪开，“我没拦着你，小姐。”

泰妮特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他厚厚的唇上挂着微笑，眼角里闪着——丝嘲讽。

“行了，谢谢你。”她不情愿地说。

“愿意效劳。”

她掸了掸裙子，把头的东西整理了一下。这人可真讨厌！一开始他象个无赖，死死地缠着你；而现在，当他似乎冒出点人味时，却又对你敬而远之了。

“我想你不会告诉我了。”她用尽可能傲慢的口气说。

他咧嘴一笑，掩饰地说：“我不想惹你生气。”

“好吧，”她做了让步，“我不记得以前曾见过你。”

他彬彬有礼地挽过她的胳膊，“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吧，我知道你有事要办。”

和这样一个穿着工装的红脸大汉走在一起，泰妮特觉得很难为情，她曾见过穆勒尔夫人跟颤颤巍巍的老人一起进餐，她可以陪那些未如其意的人，她也可以效仿。

“你在贝阿特丽丝家干活，是吧？”他问道，“星期六下午我看见你从弗朗克·爱德蒙兹家的花园舞会出来。我要是说得不对，请你纠正。”

泰妮特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大概是因为他称穆勒尔夫人为贝阿特丽丝吧。

“没错。”她说，“我给穆勒尔夫妇当用人。不过我可不敢说在花园

舞会上见过你。”

那人笑了，“是啊，我想你是想不起来的了，当时我没穿这身干活的衣服。”

她盯着他，“你是说……你是去做客？”

他停住了脚步，“可以这样说。实际上，我是闯进去的。可谈话死气沉沉的。不过我想要和这个地方的人混熟，谈谈话也是免不了的。那个络腮胡子的家伙真是穆勒尔夫人的丈夫吗？”

泰妮特差点儿笑了出来，“穆勒尔先生是比他夫人大，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你知道吗？”

“噢，当然，”陌生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没说他不可爱。”

泰妮特看了他一会儿。虽然她知道自己必须得走。不然后要耽误洗菜，可她还是不愿意离开——至少她想知道他为何这样不同寻常。为什么一个闯进上流社会的聚会的人会穿着耕田人的衣服在大街上漫步？他长得很难看，可魁伟的身材却让人着迷。她感到一股完全来自他的力量，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力量，是内心深处的动力，他把手伸进浅浅的黄头发里挠了挠，扭头友好地注视着她。

“泰妮特，不知你能不能帮我点忙？”

“得看是什么事情。”

“是这样……我在这个镇上已经各处转了四五天了，使我振奋的是，此地可能是做生意的最佳场所，我要做的就是这个。”

泰妮特皱了皱眉头：“没人会阻止你。”

“这个我知道，”他说，“不过生意可不是没人拦你就能做成的。还得让他们帮助你。生意若想成功，就得先和上流社会疏通好。而且要找准目标，现在就得靠你了。”

“这是从何说起？我不过是个仆人。”

他笑了，“你可以透点儿口风出去，你可以跟你的女主人说有个顶重要的家伙刚从纽约来这儿，想在这里站稳脚跟，他叫约翰·科尼利

奥斯。你只需要说这些就够了。过不了多久，镇上的人就都想知道我是谁了。”

“就这些？”泰妮特问道，“就说科尼利奥斯先生到镇上来了，他想做生意？”

陌生人点点头：“就是这些。”

两人都默不作声了。泰妮特在想他会不会给她点儿钱，可他一直在微笑着，毫无把手伸进口袋的迹象。

她缓缓地说道：“别以为我很苛刻，科尼利奥斯先生。可只有朋友之间的帮忙才不需要回报。”

他笑了：“难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吗？”

“我认识你才 5 分钟！友谊就象一棵大树，科尼利奥斯先生，可你连一片叶子的荫凉也没沾上。”

他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交个朋友吧。如果这礼拜你能请一天假，我带你去草地游乐场。”

她惊讶地睁大了灰色的眼睛，“科尼利奥斯先生……你总得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我已经有了……是的，有朋友了。”

他抓过她的手吻了一下。她慌忙朝喧闹的街上瞥了一眼，看是否有人注意。

“泰妮特，所有的男人看你的时候，都是因为爱你。你拿定了主意后，给豪伍德冷饮店留个话。自打遇到你，我一直从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很想再见到你。”

他笑了笑，然后迈开大步，消失在第八街的路口。泰妮特朝他的方向凝视了好一会儿，才若有所思地朝斯卡利的杂货店走去。

“你有什么心事吧？”斯卡利问道。

泰妮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斯卡利先生。”她平静地说，“我想我刚才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

吃午饭的时候，约翰·科尼利奥斯忍着暑热和饥饿跨进了第二街

上的帕松午餐厅，要了一小盆八美分的咸牛肉和麦糊。

帕松午餐厅是干活的人常来的地方。和镇上那些中档餐馆完全不同的是，帕松很静，因为那些筋疲力尽而又饥肠辘辘的人只顾埋头猛吃他们的饭食。

加入到他们当中，用廉价的汤匙挖着干硬的麦糊，把粗黑的面包用手掰开。今天——1900年8月13日，约翰·科尼利奥斯满27岁了，然而没有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给他以丝毫快乐。于是他努力把今天当成普通的、毫无特殊意义的一天。与生存相比，成长显得不重要了。他短暂的人生是上帝赋予的。上帝最清楚，无论他做任何努力也更改不了。眼下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找个立足之地，然后赚钱。

现在他很少去想他的家。在他的回忆中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富于刺激或极度浪漫的片断。当约翰还是个孩子时，就对工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管什么，只要沾到机械、数学这些复杂问题的边，他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的父亲是荷兰一家奶牛场的雇工，长年辛劳，供约翰上学，好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师。然而在约翰毕业那年他父亲在一个雷雨天往回赶牛时，突然得了麻痹症，约翰牺牲了工程师的前程，留在家照顾虚弱的父母和6个弟妹。

对他来说，这机遇就象一只装潢漂亮的礼品盒，打开一看，里面原来是一堆破布。1897年的一天，他带着母亲给他当午饭用的奶酪和黑面包踏上了泥泞的小巷，朝右——而不是朝左——拐了个弯，便一去不复返了。他曾梦见苍白而疲惫的母亲和瘫在床上整日昏睡、呻吟的父亲。白天他不再重温这些令他伤悲的画面，而代之以荷兰。那里有红砖铺就的小路、黑白相间的奶牛、美丽的蓝天上蓬松的白云。

他搭上一辆去海牙的运奶酪马车，再步行到圣·格里文，掏出仅有的一点盘缠，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船。他对英语的了解只限于两个词——“是的”与“容限”。“容限”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他在伦敦郊外的巴尔哈姆找到一份工作，当机工，也做工程师。每天晚上他回到

潮湿的、渗着煤气味的屋子里，睡在铺着肮脏的亚麻布的床上。后来每当他回忆起伦敦，眼前便会出现拥挤的平房，被雨水刷得溜光的屋顶，蔽日的黄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带给人的绝望。

1897年11月的一个雨夜，他在巴尔哈姆盖瑞特巷一家鞋店的橱窗里看见一张招贴画，是为纽约之行做的广告。船名叫“白星”号，还有一个箭头指向纽约的方向，看了令人热血沸腾。每星期三从利物浦开出一班船，下等舱票价是4英镑。约翰当晚回到房间，打开装钱的罐头盒，发现已经攒下了25个先令。从11月到次年2月，酷寒笼罩着伦敦。约翰为了一张船票忍饥挨饿。圣诞节那天，他坐在屋里，只喝了一点清汤。到第二年情人节那天，他买了一张船票。

招贴画上的汽船原来是一件夸张的艺术品。约翰裹着一张湿透的毯子躺在底舱里，病孩的哭声、老人的咳嗽声灌满了他的耳朵。机器不停地轰鸣、无情地把他们推向未卜的命运，烦恼和孤独使他夜夜祈祷。

到纽约的第一天，大雨从拂晓一直下到天黑，经过一天天疲劳的奔波，他终于在商业区找到了工作。厂主叫纳达尼特，这是一家生产火车头刹车装置的小厂。纳达尼特已经上了年纪，是一个长着硬硬的头发的德国移民，他慢慢地喜欢起约翰，告诉他生意方面的一些经验，尤其是怎样靠工厂做生意。

“你现在怎么样并不重要，也许你是个天才。”他常这样说，“干咱们这行，你得让他们觉得没有你就玩不转，他们一旦这样想，那你就有希望了。再有，就是多交朋友，跟那些用眼睛瞪你的人交朋友，别怨恨他们。人们对朋友伸出的是援助的手，而对陌生人伸出的是拳头。因为，小伙子，因为陌生人都快把这个国家塞满了。”

约翰默不作声地听着，点着头，把这些都记在心里。每天他都把有关企业和商业方面的书拿出来，一口气读上它几个小时。时间长了，他对工厂经济结构的了解就像对床边的糊墙纸一样熟悉。

每天晚上9点钟，他去鲍继利的夜校学英语。老师是一个肥胖的荷兰老处女，一到周末，他便在大街上闲逛，靠耳濡目染来熟悉这个新的世界。他到过犹太人居住区，他还参加意大利人举行的节日庆祝，去过非商业区，在阔佬居住的富丽堂皇的大厦前驻足。有一次，他见到了约翰·D·洛克菲勒本人，穿着一套精致的黑礼服。当时他最深的印象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富翁的身材和他一样——实际上还要矮点儿。

在纽约的日日夜夜，约翰一直极力抑制自己的怀乡情绪，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还是坐在凡·考特兰特公园里落了泪，他曾去斯特腾岛上的荷兰墓地凭吊过，不为别的，只为读一读那些已入黄泉的前人的碑文。

令人绝望的孤独缠绕着他，然而他感到自己生来就是要与孤独作伴的，超常地紧张地去工作和献身。在工厂里他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年轻的爱尔兰人，叫格林贝姆；另一个是犹太小伙子，名叫帕尼·苏利安。他还跟一个在夜校结识的丰满的意大利姑娘外出过两次。头一次去百老汇听音乐，第二次姑娘带他到华盛顿街的家里见她的父母，他们用佳肴款待他，还给他灌了好多螬香葡萄酒，然后，他们竟宣布他和他们的女儿订婚了。打那以后，他有两个星期没去夜校，等他鼓起勇气又再回去时，她已经不在那儿了。

到1900年初夏，他的周薪已达到6美元35美分。一天，老纳达尼特透了点儿口风，暗示要提升他，周末他整整一个下午，在那些头戴高礼帽的马车夫驾驶的华贵的马车间穿行，跟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和衣衫华挺的男士擦肩而过，与他们身上的皮毛和手工制作的鞋子比起来，他显得寒碜多了，他坚信自己会富起来。

约翰用在纳达尼特的厂子工作攒下的钱办了两件事：一张去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船票，一套从东区某个摊上买来的旧礼服和衬衫。没留一张便条，也没跟任何人告别，便离开了纽约。

今天，在他的生日之时，他坐在得克萨斯州布劳顿镇的帕松午餐厅里，仍旧一贫如洗，然而却雄心勃勃。在他看来，贫穷与财富之间并没有什么障碍，勤奋是无济于事的，机遇更不会成为永远的帮手，想赚钱，就得从钱开始，离开金钱，财富永远不会创造出来。如果你不再为住房、衣服、牛肉、鸡汤操心，那便意味着你摆脱了贫困。生意场上金钱就是工具，越多越有利，没有哪个木匠离得开锤子。

令约翰挠头的正是缺钱，他只有在纽约干活时积下的11块钱，而这些钱要维持他一个月的生计。不过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在手头没有钞票的情况下，他要靠想象中的钱来行事，要让人们对他能赚到钱信以为真，对他的想法感兴趣。所以那个星期六，他穿上那套精心熨过的礼服和衬衫闯进了上流社会的聚会。他想跟布劳顿镇所有的人结交，并把赌注押在穆勒尔夫妇身上。

在他对面坐着一个满脸油污的铁路工人，正贪婪地盯着约翰的面包。约翰抬头看见了他，他很瘦，双颊凹陷，手上有·很多老茧。

约翰慢慢地用夸张的动作把面包塞到嘴里，铁路工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直到约翰把面包全咽下去，他才把目光收回。

约翰有一个座右铭：胡乱施舍的人永远发不了财。他从书本上得到这样一个概念：如果美国的巨富请美国所有的公民每人一块牛排，那他一夜之间便会倾家当产。尽管那个铁路工人愤恨地瞪着他，但他知道上帝会理解他并站到他这边。

第二天清晨，他穿上那身礼服离开自己住的板房。这间木屋挺干净，却透着寒酸，一眼看上去像是用来养牲口的。布劳顿这个镇子是从贩卖牲口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已经有了两项工业：炉灶厂和步枪公司。约翰两个地方都去过，对它们的产品、生产能力和需求都有了一些了解。

现在他开始激动起来，他掏出破烂的手绢擦了擦手心，然后径直朝第五街走去。街道的北边是国家银行布劳顿分行，气派得很。他沿

着旋转门走进大厅，里面隐隐放着一股霉味。他朝高高的柜台走去。

“什么事？”一个戴眼镜的职员问道。

约翰简短地说：“我跟克雷阿维斯先生约过，我叫科尼利奥斯。”

“好的，先生。”那职员说完，便去经理办公室前敲了敲门。

克雷阿维斯先生是个瘦高个，常常把眼镜摘下来又戴上去；再就是眨眨眼皮，伸手搔搔稀稀的灰头发，咳嗽几声，他把约翰引进办公室，让他坐下，然后自己坐到蒙着皮面的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你就是科尼利奥斯先生，我听说过你。”

约翰抬起了头，在布劳顿这样一个小镇上消息传得太快了。他谦逊地垂下眼皮。

“我希望能有好运气，克雷阿维斯先生。”

“科尼利奥斯先生，这样想完全对。”

约翰也笑了一下，他很拘束，两手僵硬地抓着帽檐边儿，但他很清楚这次会面对他来说很可能成为贫穷与富有的分水岭。

约翰松了一口气，捏着帽檐，平静地说：“我是个工程师。”

克雷阿维斯先生不慌不忙地笑了笑：“我听说过。”

“我正考虑在布劳顿干点事情。我从纽约来，在那儿我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制造火车头刹车部件的公司。听说得克萨斯这边缺少工程技术人，我就来这儿了。”

“得克萨斯州，是个发展迅速的地方。这里有牲畜，还有石油，急待解决的问题是交通。”

“是这样，”克雷阿维斯把两腿靠到一块，然后又分开了。他不耐烦地看着约翰，似乎希望他快点闭上嘴离开这儿，他好痛痛快快地动一动。

“我……嗯……我相信……”

约翰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述。

他突然明白了眼下他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然而这既不可

能，也十分荒唐，他向克雷阿维斯先生道歉，然后告辞。

“我……我相信在布劳顿建一个维修厂是十分可行的。”

克雷阿维斯先生睁大了眼睛：“维修厂？”

“是的……我是说修理机器……这里什么机器都有一一火车头、车床、气压机等等……它们出了故障，就需要修理，而我正是干这行的。”

约翰不做声了，他感到没信心和尴尬。他正在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努力，因而激动得连一句简单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出汗了，克雷阿维斯的办公室令人感到窒息。

克雷阿维斯打开一只银烟盒递了过去，“抽烟吗？”

约翰摇了摇头。

“我……嗯……觉得……嗯……”

“说呀，科尼利奥斯先生。”他点燃一支烟吸了起来。烟味使约翰更加局促，他真想逃出这个银行，到大街上吸进点儿新鲜空气。“沉住气，”他一边盯着帽檐，一边在心里说，“沉住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相信布劳顿需要这样一个工厂。我在这儿已经呆了一些日子，各个厂家都去过，还从一些不动产代理人那里探到口风，所以我相信这个工厂是能办成的，而且能赢利。”

他斟酌着用从夜校学来的抽象词语表达他的意思。

克雷阿维斯先生把烟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捻着烟嘴转来转去，再带着惯有的漠然的神情吸上一口，如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在吃一颗葡萄。

约翰仍拘束地坐着，两只油光锃亮的皮鞋紧拢着，好像还在盒子里放着似的。

“好吧，”克雷阿维斯嗅了一下鼻子，“你想借多少钱？”

约翰舔了一下嘴唇。似乎可以令人不可思议而又稳稳当地实现